朱子語類

八十九之九十二　禮

冠昏喪祭雜祭

□仁13
775
31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九

禮六

冠昏喪

總論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義剛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略可行亦不備文曰只有此數節

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此數節文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凡十五篇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凉錄云只廣云在廣家禮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兩家皆好禮凉錄云只一家事如昏禮凉錄云兩家如五一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樣人始得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

又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賀孫（少異）淳録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其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温公後一截依伊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説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考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石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既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為婦及不可為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此方送還母家賀孫

問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祭饌十五味亦難辦如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朝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亦怪不如着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可學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晓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晓乃佳時舉

冠

因言冠禮或曰郑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於方

冊上者亦無樂爾廣

昏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始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十二却得再娶揚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揚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祖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備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太簡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曰

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太簡難行否曰詳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義剛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温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人著書只是自入此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又增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二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其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

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此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卻就彼徃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二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賀孫

叔器問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若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一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淳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徵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鄉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

不大段宝理者此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却如何一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暑偏此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廝殺耶義剛

喪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當夫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義剛

喪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

事尚可未窺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類了其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箇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文子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察理底行去胡泳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得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相稱閑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先生曰禮時為大其當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

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其今人須著今
時衣服忒斂不理會也閎祖○以下喪服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斂子細不知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
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頒禮今已自不可行
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
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何
來甚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
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頒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
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木之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為古服既用今制
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
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時舉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如葵後換蕑衫小祥後換練布之類○揚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下而
除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橫綴於衣下而
謂之要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
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
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
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
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為天子三年之制前輩
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
則是無君亦不可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
存得此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為國君亦止齊衰

三月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亦止小功總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祖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舉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歸便不著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啀巽不知壽皇既已行了

又有甚啀巽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潭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其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賀孫。以下君喪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為天子服上百姓則畿內之民

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有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幾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為司理為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可學

高宗登遐壽皇麻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朝見時畧換皂帶以為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當衰如此者乃是甚麼特便著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衰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者以皮束棺如何會彌縫又設敷棺衾以惑蚩蚩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為固要約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沒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箇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賀孫

器遠問安常習故是如何曰云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

到得立為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
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為之後
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喪服則為後父母
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
杖期賀孫。以下服制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熟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
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
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
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安懿王下
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揚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揚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揚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舊子
以父在服亦舊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禮皆
齟齬揚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
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
地義剛

服議漢儒自為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為宗禮記中小
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檛髮可試考
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當有以見古人之
意不苟然也灝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

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
神事之故亦不拜（胡泳下同張）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
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拘勒亦豈待問
久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
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拘勒得他因
舉穿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
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自盡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
自感悟（僩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
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袪燥（人）
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

居喪廢業業是箕箒之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
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竟周禮司
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
銀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泊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
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
行者扶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不子諸
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義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
後者揚

喪妻者不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

士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楊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 楊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寓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 淳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良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孫輩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僧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湖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只得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

喪三年不祭孟子居倚廬畢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今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 耳閻祖○以下喪廢祭

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

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
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
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
暮太小功緦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家
廟燒香拜揚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
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
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十分居
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十分但既不得盡如古則
二十分亦皆當存古之意廣

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揚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一
件却行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
件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凡
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
周制祔亦何害賀孫○以下祔

今不立昭穆即所謂祔于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明德

古人所以祔于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
新死者安於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
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
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

高祖只趙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着改也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廟祧廟皆移一位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昭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加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

來如何不行賀孫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所不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商量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明作可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魯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孫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然厚然未為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伸尊在母然亦須心喪

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賀孫以下禭）

先是旦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為祖母承重方在禭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為祖母承重有禭制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禭（賀孫錄云却於祖母夫闇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禭（廣賀孫同）○賀

或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禭否曰（賀孫錄云想是無此禮）據禮云父在為母禭止是主男子而言（廣賀孫同）○賀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素衣素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帽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閒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錄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廣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术犯中國廣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階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

其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幦李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曠絶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

得賀孫。

飾棺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哭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柩地深二尺餘用四尺內以火磚一鋪砂用石灰一重重偏傍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砂將下棺以食五味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以下賀孫。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難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繁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多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堅周公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爛郤引虫蟻非所以為亡者慮又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

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不言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鄭鄭平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是整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倜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前人葬只是於焉鼠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可以下學○葬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糗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揚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擇葬地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亦不是磐

老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十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義剛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轜柩止用紫蓋畫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

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閻氏若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葬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特却出主於寢賀孫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闊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脚閻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子一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

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當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聞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未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又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

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炭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熟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僩

風之為物無物不入曰無翼而為風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都吹開了或吹斷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庄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為地之善故有此響父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為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正當壙前之籠壙今捲摶為之棺木所

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穿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僩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

禮七

祭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
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
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百年無人
整理子謂為備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
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賀孫○以下天地之祭
古待天地定是不令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令共一時祭
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
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
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

不通看孫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爲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爲證劉元城逐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

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華以聚說易當時文字徽宗特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爲未足遂又祭于泰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陰立一后土廟真宗亦告郎泰山汾陰是楊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即祭地之禮 遺夫錄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神說得好

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礼矣他書

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在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木之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廟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木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王某嘗辨之後來亲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王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得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多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天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燾孫○以下社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方子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雷竈凡五古聖人為之祭祀亦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此賀孫○以下五祀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京翁置之山上祭畢却

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受
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
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
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
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
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若必
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
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爲祟諸大夫欲
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爲祟孔
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終孝婦天爲之旱
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
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
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
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
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一作最豈有此一盃酒盛
兩箇餅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
每日去天慶觀燒香告某說且漫去且漫去今若有箇人不
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
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郤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
便去告上帝義剛
問龜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龜尸曰想是以
庶人爲之問祭龜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淳
問月令龜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龜在廟門

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奥而設主奠於其所祭之處
乃設饌迎尸於奥鉏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并曰然可孝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間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爲兩斷車
過其中祭了却將奠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
底人斬于路却冥過其中揚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六羊於其北祭畢而以車碾從
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軹是也此是門
外事門內又有行祭乃祖中之一也燾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
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
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揚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
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
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祫禮郊稷東向稷南向今
朝庭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
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
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蓆豆簋簠等陳於地當時只
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爲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
又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設若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
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
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
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祭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

饗之如太祖祭用簠簋邊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棬楪之類陳于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 孫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邊豆於地是甚義理其幾番說要塑宣聖坐于地上始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于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寓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鄉云衮冕畫龍於胷然則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于胷銖

釋奠擴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于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于先聖之東西嚮當來所降指揮今亦無處尋討 必大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又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二下面趙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一段淳州來 他處如何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孫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賀孫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部皆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賀孫

釋奠散齋因六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

院所行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郝好開寶禮只是全
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如政和五礼則甚錯今釋奠有
伯魚而無子思又十一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
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
矣近嘗申明之可學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
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旨揮改正唐
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略如親祠一項開元禮
中自先說將幣帛執某物立東右到某處方說自東而
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郎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
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礼時人俱無此升降之儀。必大）
孟子配享只當論德道合配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欲於雲谷右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
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
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為學
官可以言之揚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為
籍由今多以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沒理會遂休坐客
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曾云今為
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
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
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
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
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

遵起於何時逐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須行許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若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辭直老行狀中有述其初為教官陳請改上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下丁故請改之舊看古禮中有二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歎檢問象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委象先文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人故已之（賀孫）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若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參以其要者以告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與諸生斟酌禮儀鷄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

備就講堂行釋菜禮宣聖像居中兗國公顏氏鄒侯魯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牌子）明道程先生（西一牌子）伊川程先生（東二牌子）康節邵先生（西二牌子）司馬温國文正公涑水張先生（東三牌子）延平李先生（東四牌子）從祀（木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命賀孫為贊直卿居南分奠叔蒙替敬之掌儀堂狹地濶頗有次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鄉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後請遂就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賀孫）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窄即狹也）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

知周家二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為戺而入西壁如今之墻上為之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群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淳○義剛錄同○天子宗廟之祭皆以有功有德當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繪藍法又謂藍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楊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敞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棟揉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廟了便是書難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年此自是成服了然顧命却說麻冕蟻裳之屬如此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踐如何恁地硬說且如元年祔便硬道不要年號而今有年號人向

去揩改絜畫之屬若更無後當如何又問忠一則動乱是先天而天弗違承天一則動忠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與文成致麟但其意恐不徒地這似乎不祥若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擡来因言馬子莊道衮州魯有二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獲白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白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駒等說是起於禹如顔師古注啓毋右之說政如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倣這一說義剛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又多加了宗字又一脩劉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欲更張今之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

僖祖典禮都只將又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揚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敢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二室各為位此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退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

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二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德明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賀孫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群祧之主皆在其中 義剛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九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 時舉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

太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語穆遞遷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奈互換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太室

堯卿問高為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三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祔則高過穆這一排對坐爾在昭二排亦對坐二排以其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考今若看得一兩般畫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自無可尋處今看孟子考禮亦疎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雖助為有公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

證驗也不大故切安卿問孟子何故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政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為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為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然變更又著分禮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那裏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驟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

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淳錄云向解之云向解之云陳文蔚此解之

若理會著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畝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只是百里到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看海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從著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著從去那裏宗廟社稷皆著改易如此天下驟

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着從別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侯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三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何來進此書甚為得意（淳錄云自寺下其說與王制等合）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百九（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百里以封伯則四百里以封子則二百里以封男則一百里其地已有定數如此說如何可通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二千里地只將三十同來封了川那七十同那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

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這一路某嘗登雲谷望之窈窕皆山其中間有些子鏟除中黃白底方是田徒地却如何去（淳錄云差百一分之二又如何二十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分去一ノ別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地是踈東至於泰山南至於淮泗是狹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開時勢也是着徒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国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鏟中去武王不柰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閑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

而滅之滅國者五十此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魯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去取歛那地來封我功臣與同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輒也嘗聞其略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概說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及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柰何不得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太故費手力是之間一可謂甚窮欲他不能欲他住又不得費多少心力想不似當初做草長時較快活

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侵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鄉曰湯武是行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當時取盡天下只地一民皆為已有你仁義如何地得素孚淳錄云何處討地來行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鄉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

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道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併敗了又高祖入去緣路教無得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還是與他斷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斷殺不與斷殺若不與斷殺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時還是不殺又麼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著有端去思量與他區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后當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是太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麤暴當時挺

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又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雜學伯道所以後將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其夜來思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灞上又不入秦府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故別入甲地了但是那三降主不定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

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紱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殺得狼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了從此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憤乎假之未免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着看

（義剛錄少異作數條）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錄惟演倣仁祖遂以二嫡同他如何地

再立后亦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為例而禮亂矣臣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立后娶者亦尚可矣而生子者婢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揚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是今士人如何要行得賀孫○以下士

古今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廳側一直二東入二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揚

唐太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下缺）

廟為是揚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一
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敢立廟杜佑廟祖宗時
尚在長安揚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个子不死其親之
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若之義否曰未知
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及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
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王畿之
內髣髴如井由規畫中間之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
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寺次列居是為前朝後中圈為
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大
處令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

間吏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
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
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
街九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
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
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
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理賊乘暗
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
如那時措置得好官增邏都無閑雜賣買汙穢雜擾所以杜
詩云我居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往來不可孫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

甚闊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說以為是斷不可曲耳人傑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龍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揚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離外做廟又在外時歸

遇兩時難出入揚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葬于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昭穆葬于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葬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辨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知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禘於別廟則太祖

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主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商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來室非所謂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某當時之論正用介甫之意某謂僖祖當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徒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耶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為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却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其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諦敬宇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快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敢如此某為之駭然

祧以下

門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

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永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以後率五年而再祫再禘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剛）胡兄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永室凡祧主皆藏之於永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簡始祖廟所以錯處只得如此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於四時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默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箇大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此類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其生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

王氵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
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
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楊子直掌欲用李趙丞相以為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
用賀孫 以下宗法

宗子只得立適雖無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
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
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
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
簡王是時向右猶在乃曰考身無子諸主皆云當以次
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為徽宗章厚
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

安得不依次第今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
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
只如而今閔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
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柰何如伊
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之一處給
作一奉聖卿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
王無子国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国不知
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柰諸侯王何幸因此如此便除
了國頴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其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
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賀孫

太宗法既立不得不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祧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婦則別處後其子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揚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 揚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揚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揚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必間人多仆子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是異爨見說

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裴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二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父客來則自辦飲食別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供他大意亦是異爨見說

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甲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爨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法饗君庄亦同坐賀孫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如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

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文集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是去其太甚者）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之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僻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寨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

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尚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主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則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夫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祝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其祖考猶來格況既

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着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子蒙○以下尸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歌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曉得古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服後出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撰差大

為子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義剛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義剛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一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綠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主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

是灌時有此誠意且如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攘（今按此條亦為後世言之耳若是古之祭祀自始至終一二子誠敬無不嚴肅讀者不可泥也○義剛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廣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目及祭若其家止有一人全無晉內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實意謂今不用亦得 揚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銖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義剛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塚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儒用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 淳○以下主式

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方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
消做一片相合及窾其旁以通中賀孫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往只用
牌子到往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
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
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時宰

竦卿問主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亦
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牌中之多
矣義剛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
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二篇
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太書其人神座不

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
句義剛

無咎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
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淳同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馬儀用龍便做那
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
思植論家祭以下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冀
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
他鄉不得盡其誠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奈得他
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

以誠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
盡其誠若温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
在如何要行得援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
易行之理賀孫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
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意世三
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一獻後方始
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某之祭禮不成書只
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
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
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似只祝酌奠奉祝
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
婦酢祝及佐食宰贊祭實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
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
他整理一過令又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許
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難行者只爲閑辭多
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
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晚後被人竊去亡
之矣淳。李丈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是温公儀無修改處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温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温公
祭儀庶羞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
可琦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旬今聞却用二

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旬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此也過

家祭須致齋嘗嘗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次八代祭可也必大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為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揚

排祖先時以客位兩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排看一行面不曾對排

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揚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未主置椅上如一汜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酌揚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嫡孫終獻嫡孫執事婦子孫録云主婦則弟為

祭人排列皆從温公禮魏公禮不同揚賀孫有主婦則弟為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
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主人祭只就家廟
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數二盂揚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温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
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揚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
揚
温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楊子直不用以為香只是佛家用
之義剛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温公儀降神一
節亦似僭禮太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
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為焚香
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
非爇蕭之比也義剛
飲福受酢即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放酬
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盥洗者皆得與獻酬之數方子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
婦用牢而食文蔚
夫祭妻亦當拜義剛
先生母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幣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陽曰滌椅卓嚴辦
次日侵晨已行事畢過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

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僩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他地差異公曉得不曉得底地（公曉得祖先便曉得義剛錄）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貌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則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其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合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賀孫。以下主祭）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兄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晚如禮者常自期以為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晚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

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僩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橫渠有季父之喪三處時祀却令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橫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端的是不食粥 淳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幞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幞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涼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釂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釂主人捧盞不移義剛錄云依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歇坐請解衫帶着背子不脫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人作群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 淳○義剛同○士祭服叔器問士廢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廢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蓋自己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鄭表叟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曾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戴又問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大窓此便是中霤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今之中霤但當於室

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義剛。以下論士之祭世數）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遠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今人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文蔚）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撰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祝（一作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秖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歟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太夫則干祫及其高祖可學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祭義剛。以下祭始祖先祖）君士

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晓未得賀孫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淳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随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箇人出來凜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都是做成了賀孫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廢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道夫

問祭先祖用二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學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勝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必大○以下配祭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二嫡焉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仔細伯羽錄同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示之賀孫

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祖○以下母生母○以下祭無後者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閱祖○以下祭無後者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義剛○殤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為一櫝如何曰兄在曰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櫝乎淳

以下雜論

尭卿問、婦有所生母在家、聞喪、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義剛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菜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淳○義剛同、以下俗祭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童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行、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淳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享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飯、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一心肉及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血之說。淳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又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戶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旦、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賀孫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

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祭尸其詳見月令注與宗廟一
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
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奧竈之說淳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
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淳○以下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太槩畧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
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
却不曾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剛義
淳○淳少異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
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
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
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
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義示不忘本雖曰
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
大者也義剛同

古無忌祭近白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以下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
某自有吊服綃衫綃巾忌日則服之廣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縗墨布衫其中亦然友仁問今日服
墨布縗衣鉢

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仁
已心曰祭只祭一人位書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即便可惟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圍坐食其祭祀之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曰祭厥裏生絹幞巾終日一日說到閣下尚裹白巾未除因問著云聞內弟程允夫之訃過
先生為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贄孫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楊灶香可否曰這般徼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諸類卷九十終

五禮

雜儀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
又後不可曉下以服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黃錄作旒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黃錄云所行之人又須有以賜也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

先入文字取稍輝例降旨權免（夔孫義剛同）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閒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番只得恁地

今之朝服乃戎服（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二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猶唐人朝服猶着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閒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

紹興二十年閒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義剛）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白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旒角帶皆唐人之遺制也

徽角帶（左宮羽今必不然）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服法駕群臣皆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為群頭亦掌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為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着白羅衫青緣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其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頒緋衫乃有司之服也像

廣錄
畧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着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紗幞頭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旦朝或旨蒼梧雜志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着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兩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幞着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幞着背不裹幞便為非禮出門皆須且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着背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為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來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既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費重某從向時見此三物疑其必窘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上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着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為士之貴服且謂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衣有大帶了

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是物事總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喚做巾子似或云唐莊宗承用之但未有脚或云太祖朝方用想此特方制得如此長脚耳賀孫

蔣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先生曰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決其初聞劉諫議初仕時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晒之要之冠帶為禮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轎有製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義剛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肯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五胡之服矣賀孫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著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問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者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悉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

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下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閻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寬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徙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為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或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時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所在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折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識其先幞頭四角有腳兩腳向後後來遂橫兩腳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腳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

有人酬價僧曰畧借陛下寶看拄杖以手展襆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劒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袖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緑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著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

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今人家畫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兩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為冠如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為襆頭方用漆紗做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面二帶用物事穿得橫在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學蒙上條閒同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褡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腰子古人却是環子釣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鈕串子樣鐫鎪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腰子便是倣他形像古

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柱做得低地重如襆頭幞之類亦然襆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帶閙橫渠說唐莊宗因取後宮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低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今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鎮僭禮為之後遂皆為此樣或云乃是唐宮官要得常以新幞頭故以鐵線捲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為二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為我所箇軍容頭來蓋人未為之故謂之所及唐末宮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為讖王彥輔塵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又覺得不安到宋朝太宗時又以羅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

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為之嘗見南畿沙鄉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矣

孼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貢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抜（王決倒執手抜）插之帶閒今人笏却是閒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領冠則三公用貂蟬御覽之上則係帶帶紱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始命群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群成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代表之腰間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睿時揚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其嘗謂縱未能人定經制旦隨時

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祄令各從公祄之色服紫者小祄亦紫服緋綠者小祄亦緋綠服白則小祄亦白晉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閻祖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揚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

攝齊亦防顛仆　明作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壁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蓋亦是跪坐故兩手下為拜字從兩手下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答拜也方子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明作

安期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畧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皆跣言稽首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

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義剛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毋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曰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白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

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三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變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景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有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

其子男始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太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賀

明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為褒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公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為

始於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淳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者肅拜者兩膝跪地也為夫與長之喪亦如之○壽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不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

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着處廣

今人與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揚

古人跪坐立秉以下坐

問盤坐於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嵩録云古人所只跪坐未有盤坐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

看地觀書圖可見古人容處未見得其踈即是如此寓錄
云古人撙節如此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其股揚
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
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淳（寓）錄少異
族長至己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踈皆然北人以姑
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
占人室（室）黃作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
當其朝會有兩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兩露
服失容則廢淳○義剛錄畧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
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恕

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盡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賛
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卑）德明
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
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因問欲使士人為宰相吏升降揖遜不一否曰古人皆有
此禮本朝慶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
衛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為班首與
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宰相於何處揚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
禮絶有僚則皆拜若有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
今著公令從事即坐下庭參不拜則坐上者不庭參可

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將
莆由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録以下拜
姓皆拜惟戚里官不拜所以著之如此○德明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列
墀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尚
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為官長者安受而
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
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
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
言未及出口已為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
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
奈

何須先之可也賀孫

開元禮有刺史弔喪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
刪去此條方子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吏中
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
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
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
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以下雜論

古父子異官官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墻圍
揚

古謂之宮只是墻蓋古人無今廊屋講
因論戰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扉時私

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樂戟壽
今之表啓是下諫其臣道夫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為重於啓也然用啓字則有義理用
覆字却無義理啓乃開啓之啓覆為審覆之覆如三覆
奏謂已有指揮更為再三審覆之也廣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
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
議罵前輩只云其啓啓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辭
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問啓又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
跽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時其
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
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

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
天元令命婦為男子之拜想史官書之以表異則古者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頻合於古人傑
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皆不至地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
十後莫論官休自脩
不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苟簡以今人律
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鹿野麋矣然其尚及見前輩
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

語類卷之九十一終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溫公樣他考必仔細然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義剛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卿升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盤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莽最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

亂和嗚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之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留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下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予和以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人傑錄云律管只以九十為準則上生三分益一損如破竹矣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律詩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踈温公又在下醫

無聲做管不成德明

司馬遷說律只是人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得黃鍾是便人得樂都是這裏繞差了此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道夫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聲則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二六十四則不容而不容分矣人傑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官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人傑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姑洗為陽中呂為陰小陰陽閎祖

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閎祖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閎祖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
旋宮且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
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
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閒相）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簇為商姑
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
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中呂為角林鍾為變徵
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
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
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
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
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又上生夾

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
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然黃鍾
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
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
為變宮時黃鍾管最長而餘宮只是八十寸有餘
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
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
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
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聲相連接處（道夫）
旋相為宮若到變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
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
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有四清聲方響十
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来十二律却都

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黍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太呂但愈重濁耳又問清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植○銖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截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黍資為之商則是商聲高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黍資雖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段又云乐聲不可太低乐中上一声便是不可太高又當王朴造乐聞其声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声遂平可及宗朝作太晟乐其声一下声低似乎以仁宗晚季極力要理会雅乐所以終未理会得

律迭相為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平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為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抵不妨五聲分為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賈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太簇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大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人傑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補一聲便拗了淳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人傑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遷徙不可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揲卦得亂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行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便用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去定取聲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解書最有一箇常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文蔚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亦宮止二六十調八條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八條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

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絲宮而竹羽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黃

周禮以十二聲為之劑黃蓋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樹酌磨礲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為宮然周禮發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為宮或以林鍾為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声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樓鑰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伏敔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鍾特磬有編鍾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鍾特磬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但太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時舉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說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元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温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宮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

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講得聲音底方理會得祖是這箇別是一項未消得理會義剛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其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絶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祇婆何妥毗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事見周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閎祖

太朝禪箏簇慈皆歌皆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易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
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之意也人傑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
通典所載九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篳法頗難
篳篥季通只以九分篳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
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
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
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
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皆是亂說某與言未可倚地說

恐老兒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不甚好耳因令將五
音十二律寫作圈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
道去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主溫公與范蜀公
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
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
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
時有幾鍾名為蕤鍾不曾擊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
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克制此不擊以
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
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
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

送者送酒之意攜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
乏収得譜子曰兵大失去舞時皆裹襆頭列坐飲酒少
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
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為瓦謎漢卿云張滋約齊亦是
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
唐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
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
恁地美入聽他在衍在録得譜字大凡壓入音律只以
首尾二字童首一字是其調童尾即以其調終之如關
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
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
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

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
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
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豳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
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這
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
徐高下賀孫

溫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辯看
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通典中所說皆是又
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也不
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載於書至
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周世宗時王朴擄他所見
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時鍾有樂簡不

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 廣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為正蜀公以上黍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準闊九寸溫公以一千二百粒為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為平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每思之為之痛心劉羲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

然湯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卻閒溫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未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徵宗令人作之不成只能以徵音迫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羽三調而已 淳

蔡京用事主張諭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十中聲只八十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人傑

徽宗時一點卒魏漢律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

季通律書今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道
問季通律書雖曉曰甚今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
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
三分猶有奇也問等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
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
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五聲須是
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德明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
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
盡合古法近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怕如今未又如此
這箇若促此一字聲便焦殺若長此一字便慢蕩賀孫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

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
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
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
譬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
以次編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
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絃定
七絃八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
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太呂太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
蓋總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無如其
說則太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
後愈挨下去方合太呂諸聲蓋按着正徽復是黃鍾聲

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教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旅進退則旅退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一人躍馬頭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擩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拄住相射相刺立得鄉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

便輸耳 僩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教坐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閑雖鹿鳴等詩亦有人描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元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鍾及夾鍾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如何般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齋聞韶據季礼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

聲而聞之也又木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部樂作矣人傑
唐卿家令「樂工」於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
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
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廣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黃鍾清為宮此便非古清者半
聲也唐末衆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
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
為宮「則他律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正声而用中呂之子声故漢書云黃鍾不與他律為役
者此也若用清聲為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声重濁而
下禮書中刪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
胡安定范蜀公司馬公李照黃元不曾看徒自如此
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畧
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礼書中樂律通篇以一

為九寸一寸為九分一分為九厘一厘為九毫一毫為
九絲○方子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
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宮
九寸家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
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
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
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
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死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
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羽
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
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

問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
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
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揚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兀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
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
鼓然後人鐘鼓為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今人鐘鼓已自不識揚
鎛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樂
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
堂上樂金鐘玉磬今太常王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

人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
取一二枚視之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廣
畢篥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廣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黃鍾等四濁声醫
今之曲子亦各有其宮其宮云今樂起處差一位璘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凡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
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
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一公於通典尚不曾
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云好此蓋自然
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
生之却生變律人傑

劉九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凡戒花吹笛於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吹則劉識其音矣（入傑）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於自然蓋是稟得這一氣之全者（入傑）

明間今俗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淳

語類第九十二卷終